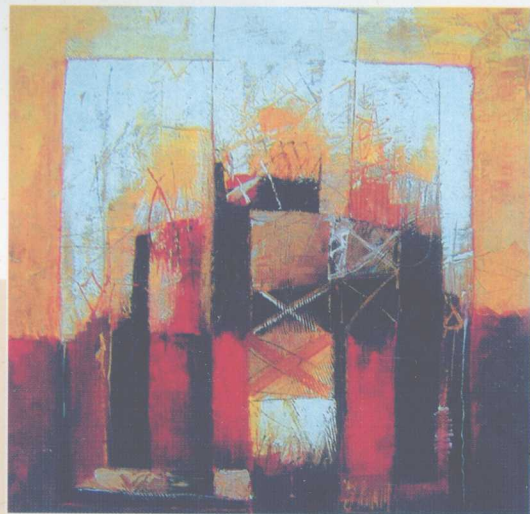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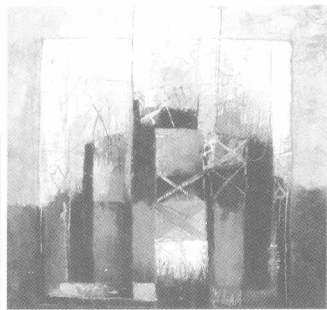


YIXIANGXING
LILUN DE
DANGDAI FAZHAN

意向性理论的 当代发展

高新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意向性理论的 当代发展

YIXIANGXING
LILUN DE
DANGDAI FAZHAN

高新民◎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向性理论的当代发展/高新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5004-7224-7

I. 意… II. 高… III. 语法学—研究 IV. H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5650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57.75 插 页 2

字 数 970 千字

定 价 9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意向性”尽管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使用的概念，但每个人在清醒时与它所指的现象则须臾不离，甚至在无意识时也会让它以潜在形式发挥作用。除了真正进入了佛家所说的“非想非非想”之类的状态，我们在清醒时总会有心理意识和言语活动，而一旦有这些活动，就必然要超出活动本身而关联某种别的东西，如在想时，绝不会什么也不想，在恨时，绝不会什么也不恨，在爱时，绝不会什么也不爱……这种贯穿在一切心理意识活动、过程、状态中的关联作用或关于性（aboutness）、指向性、超越性，正好就是意向性。正是因为有这种特性，我们人类才成了能走出自身、与他物发生各种联系的一种具有弥散性、扩散性、渗透性而非彻底封闭或孤立的特殊存在。然而由于它对于我们太平常、太密切、太自然了，因此它又成了我们最“熟视无睹”的一种现象。

它在爱起“疑情”、爱生“惊诧”的哲学家面前就大不一样了。它使他们困惑不已，而且越是到现当代，越是那些疑情重的人越是如此。真可谓大疑大问题，小疑小问题，不疑无问题。由于有疑情，许多哲学家还以自己独特的慧眼发现了它在自然界的踪迹及其奇特、隐秘与奥妙之处。例如河狸用尾巴溅水，蜜蜂所表演的“蜂舞”，并不是纯粹内在封闭的活动，它们也有一定程度的关于性，它们分别“关联着”这里有危险和这里有桃源之类的外在事态。人类不仅有这种关联性，而且更加高级、复杂和奇妙。例如人类身上的某些状态对外在事态的关联相对于“烟意味着火”来说，有自关联的特点，即不是像后者那样基于人的解释才有其关联性，而是自己主动地、自觉地进行着自己的关联。更神奇的是，人类的关联性或意向性作为一种关系属性还有其他任何关系属性所不具有的这样的特点，如心理状态可以处在与不存在的东西的意向关系之中，而任何物理的东西则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例如

某人可以想象有独角兽，而任何物理的事物都不可能与独角兽发生关系。其次，人的意向状态可以处在与不曾发生、不会发生以及已逝、尚未发生的东西的意向关系之中，例如我可以想象我取得了本届长跑世界杯比赛的冠军。物理关系只能存在于真实的东西之间。还有，人们对意向内容的态度有某种规范性，这也是物理属性不可能具有的（详见第五、六章）。

中国哲学也注意到了宇宙中的这一神奇现象，但可惜没有由此生发开来，提出带有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性质的问题。钱穆先生曾用自己独特的但不太“标准”的意向习语对中国文化重视心之意向特征这一点作了十分精彩的概述。他说：“人心能超出个体小我之隔膜与封蔽而相通，此为人兽之分别点。此种着重在心一边的看法，其实只为中国人的观念。”^①（并非如此）“西方科学里的心理学……是无灵魂的心理。……当然研究不到人心之真实境界。……对人心的认识实嫌不够。中国人所谓心并不专指肉体心，并不封蔽在各各小我之内，而实存于人与人之间，哀乐相关，痛痒相切，中国人此种心为道心……为文化心。”“所谓人心者，乃指人类大群一种无隔阂，无封界，无彼我的共同心。”相对而言，西方人所说的人心只是“小我肉体之心之一种机能”。^②从时间上讲，人心在特定意义上有超时间性，如圣人“永远存在于他人心里”^③，“此种心，已不是专限于肉体的生物心，而渐已演进形成为彼我古今共同沟通的一种文化心”^④。例如，人心能超越自身，指向过去，“心存百代”，指向未来，遥想万世。从空间上说，心能超越小我，把整个宇宙装于一心之中。另外，心与心可以互相渗透。如“可以超出此躯体而共通完成一大心”，“他心喜乐，己心亦喜乐”。心还能以文字为媒介，“感受异地数百千里外，异时数百千年外他人之心以为心。数百千里外他心之忧喜郁乐，数百千年前他心之忧喜郁乐，可以用为此时此地吾心之忧喜郁乐”。“此始为吾心之真生活真生命所在”。^⑤

中国哲学不仅对心之意向作用作了较全面的梳理，而且对它在做人、成圣中的作用，对它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系作了独到的探究。一般认为，人做得如何，是圣人还是凡夫，人生活得如何，是在天堂享福还是在地狱受罪，

① 钱穆：《灵魂与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9页。

④ 同上书，第20—21页。

⑤ 同上书，第89—90页。

主要取决于人心“位于”、“安于”、“寄托于”何处，即取决于人心的意向、指向，取决于“心使”。如果让心在任何情况下都指向、安顿于道，“虚其心”，“贵食母”，^①“休”于“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②，或者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把心的指向性放在养“大心”、扩充心、尽心之上，那么就会成为快乐无比、人格高尚的圣人、大人。荀子说：“心平愉，则色不及侖而可以养目……蔬食菜羹而可以美口，粗布之衣，粗糲之履而可以养体。”^③意思是说，人如果不为物所役，不是只知往外驰骋，而是安于平愉，那么即使处在物质条件很差的情境之下，也能心安理得，快乐无比。反之，如果心为物役使，系于财色名食睡，那么便会陷入忧恐，进而“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故向万物之美而盛忧，兼万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求其物也，养生也？”^④《管子·内业》也说：“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中国佛教由于对印度佛教和中国文化的精髓兼收并蓄，因此对此的认识更加深刻和透彻。它认识到，心既是体、宗，又是用，或者说，西方不离方寸，一念心净，则佛土净，是圣是凡就取决于当下一念心，取决于心之所住。因此至圣、求解脱的根本问题是处理心的所住，是“善巧安心”。一念心生，向外驰求、攀缘，念念着相，即指向有相之物，便堕凡夫，反之一念不生，安心于法相，念而无念，指而无指，“于无住而生其心”，永远心平行直，即入涅槃。

西方大多数哲学家所理解的心的确是“小我肉体之心的机能”，而且对意向性的“用”的开发的確比不上中国哲学，如不太注重从文化、人生、境界等方面去开发利用它。只是到了最近才有人注意到了心的弥散性或无封闭性特点（详见第五章）。不过，西方哲学对意向性之“体”（本质、结构、机制、条件）的探讨又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例如他们在疑惑、惊诧的过程中提出了我们不太重视的一系列本体论、形而上学问题。不仅如此，他们还调动一切有用的因素和资源，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和方法对之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例如胡塞尔对之作了深入透彻的“活体解剖”，从而建立了自己

① 《老子》，第55、3、20章，见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6、21、140页。

② 《庄子·天道》，见曹础基《庄子浅说》，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4页。

③ 《荀子·正名篇》，见高长山《荀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2页。

④ 同上。

的博大精深的现象学。随着认识向纵深的推进和向广度的拓展,意向性已成了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和语言哲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蔚为壮观的研究领域。其内部,既有分门别类的深掘,又有分工之上的合作,横向的整合,乃至多学科的统一或合流。最明显的是,意向性、心理内容、表征、意义,这些原来分别为不同学科专门研究的问题,现在合而为一,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区别的问题(详见第一章)。人们不仅试图建立关于各种意义的统一的意义理论,而且试图建立关于意义、意向性、内容的统一理论。

有关学科的学者之所以如此重视意向性研究,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意向性是人的心理乃至整个人的最独特、最本质的方面,是其真正的中枢,因此是揭开心理乃至生命之奥秘的钥匙。道理很简单,语言之所以有指示、表示它之外事物的作用,人之所以有人的心理及智能,之所以能认识外在的超越之物,之所以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特性,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人能主动地、有意识地把一种状态与另一状态关联起来,能发生关系作用,甚至能与不存在的东西发生意向关系。

当然,一般都认为,意向性问题是所有一切问题中最困难的问题,是研究最多而进展甚微的领域。正是鉴于这一点,许多自然主义者不无沮丧地说:他们尽管能较成功地说明大多数心理现象,但仍有意向性和意识不太顺从他们的说明。如果说当代的二元论和唯心主义仍有滋生的土壤或据以向唯物主义抗衡的堡垒,那么意向性和意识会“当仁不让”。

可喜的是,国内近年也有重视意向性问题的表现,出了多本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至于涉及此问题的著作和论文就更多了。与此有关的意义问题更是如此,还有论者试图建立自己的统一的意义理论。笔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说来也有十几年的历程。尤其是近几年,由于所申报的课题《意向性理论的当代发展》获得了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的批准(批准号为04BZX042),这一研究便以更快的速度、更扎实的步伐向前推进,以至在发表了一批论文之后,便有了摆在读者面前这本“个头不小”的著作。我不敢说:她经过了十来年的磨砺就一定是一把好“剑”,我不敢“未证言证”,但我敢斗胆称道自己的是:我能“放下万缘”,希圣希天;心无旁骛,只是读书修行,徜徉在意向性的形而上学乐园。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时间付出,尽管我不敢说“穷尽”本领域的一切资料,不敢说“竭泽而渔”,但对西方本领域的主要人物及其主要成果都有所关注,并作了认真的研读,写下了几百万

字的笔记。因此这一阶段性成果基本上达到了我预期的目的：弄清意向性问题及其探索的来龙去脉，全面扫描、梳理有关学科尤其是哲学在诸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对一些重要问题作出自己的初步思考。她尽管在形式上写的是已为人做过的论题，但在内容上似不存在太多的重复劳动和“撞车”之处，有把握说，许多内容在以前尚未见诸于汉字。正是因为有把握接着说点什么，才有致力于这一研究的动机和动力。当然由于内容牵涉太多太广，有些书读得比较匆忙，加之理解前结构还有欠缺，才疏学浅，因此错漏一定不少，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意向性研究的历程与现当代走向	(1)
第一节 有关概念辨析	(3)
第二节 现代意向性理论的思想渊源	(25)
第三节 现当代意向性研究的走向与特点	(40)
第二章 语义学、解释学和心理学视域中的意义/意向问题	(60)
第一节 “意义”的意义	(60)
第二节 心理主义语义学	(66)
第三节 逻辑主义语义学	(80)
第四节 意义的行为论与用法论	(92)
第五节 意义的多因素论与新的倾向	(97)
第六节 解释学的意义理论	(106)
第七节 寻求意义的统一理解	(116)
第八节 心理学的意向性研究	(123)
第三章 现象学传统的意向性学说及其当代发展	(135)
第一节 胡塞尔意向性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136)
第二节 胡塞尔对布伦塔诺意向性学说的扬弃	(140)
第三节 胡塞尔的“意识”与“意向性”概念	(144)
第四节 意向体验的“现象学建构”	(152)
第五节 意向性的发生现象学分析	(164)

第六节	胡塞尔意向性学说的特点与“趋同”	(181)
第七节	现象学意向性学说在欧洲大陆的发展	(186)
第八节	现象学意向性学说在英美分析哲学中的“遭遇”与发展	(203)
第四章	意义/意向性的本体论地位问题	(250)
第一节	意义/意向性怀疑论	(251)
第二节	意向实在论	(283)
第三节	在意义怀疑论和意向实在论之间	(303)
第五章	内容的个体化:个体主义与反个体主义之争	(324)
第一节	基本概念与争论之缘起	(325)
第二节	反个体主义	(332)
第三节	个体主义	(370)
第四节	调和主义与修正主义	(398)
第五节	意义整体论/还原论的争论与马尔视觉理论的解释问题 ...	(432)
第六章	意向性的自然化	(451)
第一节	自然主义与意向性的自然化理念	(452)
第二节	德雷斯基的信息语义学	(458)
第三节	福多的思维语言假说与改进了的信息语义学	(477)
第四节	目的论语义学	(488)
第五节	功能作用语义学	(543)
第六节	登克尔以 M—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化	(572)
第七节	自然主义的“另类”	(576)
第八节	自然主义的“劲敌”	(592)
第七章	意向性的“形而上学问题”	(600)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与中世纪的非存在论	(600)
第二节	世纪转折时期的论战	(604)
第三节	主流之声与非存在论的沉寂	(616)
第四节	迈农主义的“重新解释”与当代发展	(623)
第五节	普赖斯特的意向语词语义学与非存在论	(642)

第八章 心理内容的因果相关性问题	(651)
第一节 意向性因果作用的怀疑论与副现象论	(652)
第二节 多层次自然主义与意向性的因果相关性	(665)
第三节 意向解释即理由解释	(679)
第四节 异常一元论及其所引发的因果性形而上学难题	(699)
第五节 “外在主义威胁”及其化解	(718)
第六节 内在主义对“取代威胁”的消解	(744)
第七节 内容二元论关于内容因果相关性的理论	(756)
第九章 意向性与意识	(768)
第一节 概念与问题梳理	(768)
第二节 可分离论	(774)
第三节 不可分离论	(776)
第四节 表征主义	(790)
第五节 现象学与“意向性意义的转变”	(803)
第六节 意识的多样性与现象论	(807)
第七节 意识中心论	(814)
第八节 融贯各种传统与意向性—意识的统一论	(817)
第十章 意向性与人工智能	(827)
第一节 “图林测试”与“中文屋论证”	(827)
第二节 联结主义与无表征智能	(838)
第三节 “大写的”表征理论与解释语义学	(847)
第四节 先验条件与程序语义学	(859)
第五节 语义加工的知识条件与本体论语义学	(866)
第六节 目的论语义学与人工进化	(879)
第七节 意向性的建筑术	(887)
结语	(896)

第一章

意向性研究的历程与现当代走向

意向性作为一种特殊的关系属性早就产生了，其复杂的形式至少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但人类把自己的意向指向它，对它作出探索，则是较晚的事情。当然又不能不说，这一过程始于布伦塔诺。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都有对它思索的表现。著名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家塞尔说：“全部哲学运动都是环绕着意向性而展开的。”^① 毋庸置疑，意向性认识的壮丽篇章主要是现代以后书写的，而且最近几十年，方兴未艾，呈多元化发展格局。一方面，有关领域在分化以及向纵深发展过程中，相互靠拢，直至“合流”，例如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研究，心理学和认识论的心理内容研究，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中的表征研究在最近30年几乎与意向性研究合而为一了，最明显的例证是，许多论者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常用“或”把它们连在一起，作为同义词加以看待。另一方面，意向性问题成了多学科关注的焦点。例如脑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心理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都涉及了这一问题。在某些学科中，它甚至享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如在认知科学中就是如此。正如著名认知科学家皮利辛所说：“几乎没有什么研究领域像认知科学那样最终成了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哲学家直接而密切地互动的领域。而在交叉科学性质的认知科学中，又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像‘意义’‘意向性’或行为解释中的‘心理状态的语义内容’这些常见概念那样受到如此激烈的争论。”^②

^① J. Searle, *Intentionality: An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vii.

^② I. W. Pylyshyn et al (eds.), *Meaning and Cognitive Structure*,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6, “Preface”, vii.

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这一问题还成了它们与心灵哲学相互沟通的桥梁。塞尔认为：意向性问题是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交汇点。因为语言哲学要说明语言或言语的“关于性”，要揭示语言的表示能力的根源与本质，要探讨语言的意义、指称等，必然要涉及心理状态的意向性。而心灵哲学要探讨意向性的一系列问题，又必然要联系到表现了心理状态意向性的言语行为。不仅如此，由于意向性比语言更基本，因此心灵哲学对于语言哲学来说就显得更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①。因为不仅心理状态由于意向性而表示外部事态，而且语言之能表示和“关于”实在也依赖于意向性，语言只有指向实在才能表示实在。而语言的“关于性”根源于心理状态的意向性。语言的表示能力正是心灵的意向性所授予的，而心灵的意向性则是心所固有的。当然对于后一点，也有持异议的，如福多等人认为：意向性尽管对自然语言有上述作用，但意向性不是最基本的，不是不可还原的，因为还有决定它、比它更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思维语言的语义性（详后）。塞尔说：“要完善地说明言语行为和语言，必须说明大脑/心灵是怎样把有机体与实在关联起来的。”^②

在心灵哲学中，意向性问题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按哪一种说法，它都是处在核心、枢纽地位的问题。如根据自然主义哲学家的看法，它与意识问题一道构成了当代心灵哲学的两大难题和主题。按威尔逊（R. A. Wilson）的概括，它是三大主题中的核心内容。他说：“当前心灵与认知科学的哲学思考仍集中在三个传统问题上……即心理—物理关系，心灵的结构和第一人称透视。而最近 20 年，上述三个问题都集中在一个最具魅力的讨论之中，这就是分别被称之为常识心理学、命题态度或民间心理学的本质、地位和前途的问题。”^③ 众所周知，“意向性”及相关语词如“意向状态”等都是民间心理学的核心概念，研究民间心理学的本质、地位和前途问题最终都会落脚到意向习语的研究之上。意向性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它对心灵太重要了。著名目的论语义学哲学家博格丹（R. Bogdan）说：“如果人类的心灵没有能力表现出意向性，那么它就不是

① J. Seale, *Intentionality: An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vii.

② Ibid.

③ R. Wilson et al (eds.), *The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Preface".

它所是的那样。”^①

第一节 有关概念辨析

在接触西方现当代关于意向性的文献时，经常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些语词：“意义”（meaning）、“语义性”（semanticity）、“表征”（representation）、“心理内容”（mental content）、“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内涵性（intensionality）等。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逐一分析，然后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 “意义”和“语义性”

“意义”问题不是心灵哲学独有的问题，而是一个多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结构主义哲学家 A. J. 格雷马斯说：“意义问题是当今人文科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要想把人类的种种不同的行为组织成一门人类学，把先后发生的事件串联成有机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对人类活动的含义和历史的含义发问。”“人文科学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所探讨的，则是人与世界二者各有什么意义。”“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绝不会被称为‘人’的世界。”^② 哲学和语言学对意义的热情和关心由来已久，且远盛于其他学科。著名分析哲学家赖尔说：“热心于意义问题的研究，这已成了 20 世纪哲学家的职业病。”^③

随着认识向纵深的发展，它逐渐演变成了对心灵的哲学分析中的一个主题，甚至成了意向性的一个代名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当人们从哲学上追问“意义”的意义时，必然要触及言语符号何以有指称对象、表示事态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根据、条件之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好就是意向性问题。另外，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之所以关注意义问题，是因为这些学科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其基础会受到威胁。因为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的任务是要解释行为，而要如此，仅诉诸大脑状态似乎不行，还必须求助于人们所知道的东西。这便涉及了语义问题。还有人认为，传统哲学的意义问题

① R. Bogdan, *Minding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p. 105.

② A. J. 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吴泓渺译，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 页。

③ G. Ryle, “Theory of Meaning”, in C. E. Caton (ed.), *Philosophy and Ordinary Language*,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 p. 128.

仅靠哲学是不可能解决的，而认知科学在这方面则大有可为。^①

应该看到，心灵哲学在意向性研究中所涉及的意义问题，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关注的意义问题尽管有联系，但又有很大的区别。其一，前者更具根本性，例如心灵哲学追问的是：意义有没有本体论地位？如果有，如何予以说明？这地位所以可能的根源和条件是什么？其二，意向性视域中的意义研究带有一定的应用动机。例如认知科学、人工智能都承认知识、意义有它们的因果力，这种因果力是通过有机体中被编码的形式结构而实现的。如果是这样，它们就会碰到传统的意义问题：符号形式为什么有意义？又是怎么可能有意义的？是由于什么而有意义的？即使我们不谈意义而谈表征，仍摆不脱这样的问题：表征怎么可能在物质性大脑中实现？它们怎样在知觉和行动中与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有助于回答怎样让机器对符号的加工也有语义性、怎样使句法机转变成语义机之类的问题。其三，心灵哲学中的意义问题关注的主要是心理符号或表征的意义问题。随着对心灵认识的深化，许多人受计算机加工原理和过程的启发，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心灵语言”（mentalese）或“思维语言”的概念。这种语言不同于人们口说手写的那种自然语言，是思维专用的类似于“机器语言”的语言。如果有这种语言，那么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一方面，要研究它的语义和句法学问题，另一方面，要研究这种语言的意义与自然语言意义的关系问题。

与意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是“语义性”。这个概念作为语义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的是语言符号这样的属性，即有意义、指称和真值条件。在心灵哲学中，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它指的是心理符号的语义性，即强调心灵符号尽管是形式化的东西，但它能把人与外在世界关联起来，能表示、指称外在的事态，且有成真的条件。很显然，有语义性实际上就是有意向性。当然，有的人，如福多等人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语义性比意向性更根本（详后）。

近来，很多人强调，为了更好更明确地解决问题，应把“意义”（meaning）问题与“有意义”（meaningfulness）问题区别开来，在自然语言、心灵语言乃至其他符号中都应如此。因为当我们问某物（如神经状态、心理状态、停车信号、话语）由于什么才有意义或有语义内容时，我们实际上涉及了两个不同的东西。一是一具体事物的具体意义是什么，二是它有意义的条

^① Z. W. Pylyshyn et al (eds.), *Meaning and Cognitive Structure*, "Preface", vii.

件是什么。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关心的是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事物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哲学家关心的是第二个问题，即有意义意味着什么？一事物具备什么条件才会有意义？^① 这实质上就是意向性问题。

二 “心理内容”

意向性研究中经常要碰到的第二个概念是“心理内容”。“心理内容”，尤其是“认识内容”、“思维内容”等概念，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并不陌生，但有关文献往往在作出诸如“认识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在内容上是客观的”等基本断定之后，就未再作进一步的、深层次的追问和探讨。在西方传统的哲学、心理学中，谈论“心理内容”的也很多，但也多停留于抽象的层面，至多只把它设定为解释认识论、心理学、逻辑学中的某些问题的一种必需的理论实在，尚未触及其本体论、地形学、地貌学、结构学问题。随着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心灵哲学在此背景下对心理地形学、结构学、运动学和动力学探讨的深化，心理内容越来越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其前沿课题主要有心理内容的本质、存在方式、自然化和因果作用等处于心灵哲学、语言哲学和认知科学交叉地带的问题。由于它被看作是揭开心灵内在的奥秘、解决语言的本质、意义等问题的一个枢纽，对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提升机器的智能水平、行为的复杂程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一跃而成为有关科学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包括诸多深层次问题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

按对心理现象的新的理解，心理现象不外两大类，一是命题态度，二是包括躯体感觉、知觉、情感体验等在内的现象性经验。它们都有内容，前者有概念性、命题性内容。例如一信念“相信天要下雨”就是一命题态度。“天要下雨”是一命题或心理语句，亦即相信这种态度的内容。对同一内容，人们还可以采取愿望、期盼等态度。而同一态度可以关涉不同的内容。这里的态度也可理解为心理的形式。经验的内容是非概念的，表现为当下生动、直接的体验。如果它们就是内容，那么一系列哲学问题便接踵而至：描述信念内容所用的命题如“天要下雨”、“树上有只猫”或“瓶子里有水”等在描述心灵时起什么作用？当我们求助于有关外部世界的命题来刻画心灵的特性

^① R. Cummins, *Meaning and Mental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p. 11.

时我们正在做什么？这些内容是实有的还是为解释人的需要而归属给人的？如果是实有的，它们以什么形式存在？它们为什么能够、又是如何表现外部世界的？很显然，这些问题正好就是意向性问题的子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关系，人们一般把“意向性”和“心理内容”两词作同义词使用。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主要表现在：“心理内容”更明确一些，因此可用它从语言上解释、定义“意向性”这一更难懂的心理习语。这一倾向肇始于罗素和弗雷格。他们强调：研究意向内容有助于把握意向性的相状、特点和本质，而且这样研究也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因为通过分析任何意向状态的态度和内容两方面便可将意向性的分析具体化。由于这一方案有这样一些优越性，因此它便成了后来人们切入意向性研究的一种主流倾向。从心理内容与意义的关系看，由于这里所说的内容就是命题态度或心理符号的内容，有这种内容就是有关的状态有语义性或意义，因此内容与意义在意向性语境中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常被作同义词使用。

三 “表征”与“心理表征”

“表征”的字面意义是表达或代表，既可作动词用，又可作名词用。计算机内部加工的东西，人心中想到的东西不可能是加工或思想本身，不可能是纯粹内在的、完全封闭于内的东西，而必定是它们之外的东西，至少与外面的世界有关系。就像词语表示的不是语词自身一样。如果语词只是语词，什么都不表示，人类就不会创造语言。思维也是如此，它总是关于某事或某对象的。而所关于的东西不可能进入其中。如果进去了，即使按很高的比例缩小进入其中，那么人们的脑袋尤其是那些学富五车的大脑就可能膨胀或爆炸。基于这样的考虑，哲学家、心理学家便设想：人们直接思考的东西是作为对象之代表的观念，此即心理表征。这也就是说，所谓表征即是这样的一种代表，它代表着它之外的某东西，因此有本体论承诺，它能被计算或加工，还能被交流。从信息论的观点看，表征与信息密不可分，它代表着对象意味着它载荷着有关的信息。因此表征是信息的存在方式，是信息与有关介质的统一体。从其自身的构成来说，表征有这样一些因素：媒介、目的性、对表征的态度（命题态度）、知识结构（由态度所构成的）。这四个方面也可理解为解释表征的四个层次。从表征的特征和实质上看，表征不只是一种有内容的结构，不只是一种静态结构，而是某种过程或活动。其次，表征不仅一般地依赖于情景，而且从特殊的方面说，总是索引性的。第三，表征是内